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 新編元稹集

五

〔唐〕元稹 原著  
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 新編元稹集 五

〔唐〕元稹 原著

吳偉斌 輯佚 編年 箋注

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  
三秦出版社

## 新編元稹集第五冊目錄

### 元和五年庚寅(810)三十二歲(續)

- ◎狂醉(四月間) ..... 2063
- 夢遊春七十韻(四月間) ..... 2066
- ▲夢遊春詩七十韻序(四月間) ..... 2102
- ◎旅眠(四月或其後) ..... 2104
- ◎合衣寢(四月或其後) ..... 2107
- ◎苦雨(五月初) ..... 2108
- ◎表夏十首(五月間) ..... 2121
- ◎感石榴二十韻(五月間) ..... 2142
- ◎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五月或六月間) ..... 2155
- ◎和樂天贈吳丹(五月底六月中旬間) ..... 2182
- ◎和樂天初授戶曹喜而言志(五月底六月中旬間) ..... 2194
- ◎泛江玩月十二韻(六月十五日) ..... 2204
- 酬樂天禁中夜作書見寄(夏天或稍後) ..... 2217
- ◎酬李甫見贈十首各酬本意次用舊韻(夏秋間) ..... 2218
- 酬樂天立秋日曲江見憶(立秋日之後) ..... 2235
- ◎紀懷贈李六戶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韻(七月間) ..... 2237
- ◎張舊蚊幃(五月底) ..... 2267
- 荆南寄白二十二郎書(三月至九月間) ..... 2276

- ◎寄劉頗二首(七月九日後之七月間) ..... 2278
- 江陵寄白二十二郎書(三月至九月間) ..... 2283
- ◎寄胡靈之(五月初至十月十五日間) ..... 2284
- ◎夜飲(五年五月至七年間) ..... 2288
- ◎夜雨(五月初至十月十五日間) ..... 2291
- ◎雨後(五月初至十月十五日間) ..... 2293
- ◎夜坐(六月間) ..... 2296
- ◎閑二首(夏末秋初) ..... 2301
- ◎秋相望(初秋) ..... 2306
- ◎酬樂天書懷見寄(八月九日) ..... 2308
- ◎酬樂天登樂遊園見憶(八月九日) ..... 2320
- ◎酬樂天早夏見懷(八月九日) ..... 2325
- ◎酬樂天勸醉(八月九日) ..... 2329
- 酬樂天重題西明寺牡丹見寄(八月九日) ..... 2337
- ◎解秋十首(秋天) ..... 2338
- ◎遣書(秋天) ..... 2358
- ◎江陵夢三首(九月初) ..... 2364
- ◎酬樂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獨直玩月見寄(九月) ..... 2379
- ◎和樂天秋題曲江(晚秋) ..... 2384
- ◎和樂天別弟後月夜作(晚秋) ..... 2390
- ◎和樂天秋題牡丹叢(晚秋) ..... 2394
- ◎種竹(暮秋初冬) ..... 2397
- ◎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十月十五日後一二天內) ... 2406
- ◎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十月十五日後一二天內) ... 2474
- ◎酬李六醉後見寄口號(十月十五日至十二月間) ..... 2506
- ◎哀病驄呈致用(冬天) ..... 2512
- ◎江邊四十韻(冬天) ..... 2519

◎酬段丞與諸棋流會宿弊居見贈二十四韵(冬天)	2540
■酬樂天雨雪放朝因懷微之(冬天)	2553
◎冬夜懷李侍御王太祝段丞(冬天)	2554
◎獨夜傷懷贈呈張侍御(冬天)	2562
◎書樂天紙(六月至年底)	2566
▲道得人心中事(本年之江陵任)	2569
■酬樂天見憶(本年)	2571
◎有鳥二十章(本年)	2572

## 元和五年庚寅(810) 三十二歲(續)

### ◎ 狂 醉<sup>(一)①</sup>

一自柏臺爲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sup>②</sup>。峴亭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sup>③</sup>。

錄自《元氏長慶集》卷一六

#### [校記]

(一) 狂醉：本詩現存各本，包括楊本、叢刊本、《全詩》、《萬首唐人絕句》，均無異文。

#### [箋注]

① 狂醉：大醉。韓偓《訪同年虞部李郎中》：“地罇貰酒成狂醉，更覺襟懷得喪齊。”李中《獻喬侍郎》：“靜吟窮野景，狂醉養天真。”

② “一自柏臺爲御史”兩句：元稹元和四年二月母喪服滿，隨即在宰相裴晤的賞識與提拔下，出爲監察御史。三月七日即前往東川按御案件，五六月間歸來，辜負了一個應該在長安欣賞春景的春天；接着又前往洛陽東臺任職，由於辦理案件過於認真，根本沒有時間遊山玩水，直到元和五年二月底被召回京，聽候朝廷對自己的處罰，心情忐忑不安，三月即在回歸長安與出貶江陵的途中，心情灰暗，失去了欣賞洛陽與長安春日美景的興趣，故詩人有“二年辜負兩京春”的感嘆。柏臺：御史臺的別稱。漢代御史府中列植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栖其上，事見《漢書·朱博傳》，後因以柏臺稱御史臺。苑咸《送大

理正攝御史判涼州別駕》：“天子念西疆，咨君去不遑。垂銀棘庭印，持斧柏臺綱。”孟浩然《聞裴侍御拙自襄州司戶除豫州司戶因以投寄》：“故人荆府掾，尚有柏臺威。移職自樊衍，芳聲聞帝畿。”

③ 峴亭：又名峴山碑，在襄陽，後人爲晉羊祜而建，稱爲“峴山碑”。《晉書·羊祜傳》：“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泪碑。”司空曙《登峴亭》：“峴山回首望秦關，南向荊州幾日還？今日登臨唯有泪，不知風景在何山？”李涉《過襄陽寄上于司空嶼》：“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唯說峴山碑。”舞引紅娘：曲名，元稹《痞卧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因有戲呈三十韻》：“紅娘留醉打，觥使及醒差。”自注：“《舞引》、《紅娘》、《拋打》，曲名。”《唐音癸籤·唐各朝樂》有“紅娘子”，《曲譜》也有《賽紅娘》之曲名，曲云：“我兒離家去。求顯迹。爹爹贈與你盤纏費。金共珠。去時休得戀歌妓。忘故里。文龍焉敢戀歌妓。忘故里。”

## [編年]

《年譜》在元和五年“詩編年”條下《襄陽道》、《襄陽爲盧寶紀事》兩詩之後、元和五年六月十四日所作《泛江玩月十二韻》之前，亦即元稹貶赴江陵途中編入本詩，理由是：“《擬醉》題下注：‘與盧子蒙飲于寶晦之，醉後賦詩十九首，子蒙叙爲別卷。自此至《狂醉》，皆是夕所賦。’《狂醉》云：‘一自柏臺爲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峴亭今日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元和四五年，元稹爲監察御史及東臺監察御史，故有‘二年辜負兩京春’之句。貶謫江陵，途經襄陽，與盧、寶會飲，故有‘峴亭今日顛狂醉’之句。可見《擬醉》至《狂醉》五首，皆元和五年元稹赴江陵途中作。”《編年箋注》沒有對本詩給予編年說明，但排列在《襄陽道》、《襄陽爲盧寶紀事》兩詩之後、元和五年六月十四日所作《泛江玩月十二韻》之前，因此可以視爲元稹貶赴江陵途中。《年

譜新編》編年曰：“詩云：‘峴亭今日顛狂醉。’元和五年赴江陵途中過襄陽時作。”

我們以為《年譜》僅據元稹《擬醉》的題下注，就將元稹的十二首詩歌全部歸入元稹元和五年謫赴江陵途中，亦即在路經襄陽之時一個晚上所作顯然是不合適的。首先《年譜》在這裏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元稹原來一百卷的詩文集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散失近半，至宋初劉麟父子重行整理成集之時祇剩六十卷的事實。而從現在能編年的詩歌排列來看，每卷的次序也已錯亂，排列在一起的詩歌往往不一定作於同時；即使同是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分別編入各卷的詩歌往往又是一時一地之作。總的來說元稹詩文集前後次序與詩歌的作年顛顛倒倒。在這樣的情況下《年譜》機械地依據詩歌的排列次序來進行詩歌編年，錯誤也就不可避免；其次，數目不等，詩注是“十九首”，而編年詩歌是“十二首”；第三，十二首詩歌所賦地點不同，有的在襄陽峴亭，如本詩《狂醉》，有的在洛陽韋氏池，如《同醉》；第四，十二首詩歌所涉及的人物也不同，如《同醉》中的“呂子元、庾及子、杜歸和、同隱客”（據我們考證隱客為周姓，“同”字為“周”字之形誤），《病醉》詩中的“盧十九經濟、張三十四弘、辛大丘度”，《擬醉》中的“盧子蒙”和“竇晦之”，他們有可能都在同一個晚上一起出現在襄陽嗎？第五，季節不同，如《擬醉》是九月，《狂醉》是春天，《懼醉》的季節又是秋天，同一個晚上的季節能夠如此變化無常嗎？第六，詩人所述自己的年齡也不盡相同，在《狂醉》詩中詩人應是三十二歲，而《羨醉》詩中却有“虛度而今正年少”的詩句，三十二歲能夠算“正年少”嗎？第七，《擬醉》詩題下所注：“與盧子蒙飲于竇晦之，醉後賦詩十九首，子蒙叙為別卷。自此至《狂醉》，皆是夕所賦。”據《擬醉》與《狂醉》兩詩所表述的內容，根本不是作於一時一地，我們懷疑元稹詩文集中原來另有一首《狂醉》詩，後來散佚散失了，後人編集時不加辨別，將詩題祇有兩個字而第二字又帶“醉”字的統統編在一起，但也無法湊到“十九首”之數，勉



勉強湊成十二首，實在是出於無奈。第八，現有《元氏長慶集》卷十六也好，《全詩》卷四一一也罷，所謂“皆是夕所賦”僅僅是指《擬醉》、《勸醉》、《任醉》、《同醉》、《狂醉》五首，並沒有包括《先醉》、《獨醉》、《宿醉》、《懼醉》、《羨醉》、《憶醉》、《病醉》等七首詩歌，而《年譜》却以“所詠雖非一時一事，或亦在‘十九首’之中。爲了便於讀者閱讀，並繫於此”一句輕飄飄帶過，進一步擴大了後人編集的《元氏長慶集》與元稹原編詩文集《元氏長慶集》的差距，不是方便了“讀者閱讀”，而是在不知不覺中更加誤導了讀者。

據現有資料，這些詩歌有的可以編年，有的却暫時無法確定作年。如本詩《狂醉》，根據詩中“一自柏臺爲御史，二年辜負兩京春”以及“峴亭今日顛狂醉”的詩句，可以確定爲元稹謫赴江陵途經襄陽所作，《年譜》認定的元稹作於謫赴江陵途中的十二首詩歌，僅此一首可以真正認定。但我們仍然認爲，《年譜》、《編年箋注》、《年譜新編》的編年意見仍然非常籠統模糊，元稹三月二十四日夜宿在曾峰館，有元稹的《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館夜對桐花寄樂天》詩爲證，計其行程及時日，其到達襄陽當在四月，本詩即應該作于其時，列在《襄陽道》之後。

## ● 夢遊春七十韻<sup>①</sup>

昔君夢遊春<sup>(一)</sup>，夢遊何所遇<sup>②</sup>？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sup>③</sup>。清泠淺漫溪<sup>(二)</sup>，畫舫蘭篙渡<sup>④</sup>。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sup>⑤</sup>。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sup>⑥</sup>。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鴦<sup>⑦</sup>。池光漾彩霞<sup>(三)</sup>，曉日初明煦<sup>⑧</sup>。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sup>⑨</sup>。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sup>⑩</sup>。漸到簾幙間，徘徊意猶懼<sup>⑪</sup>。閑窺東西閣，竒玩參差布<sup>⑫</sup>。格子碧油糊<sup>(四)</sup>，駝鉤紫金

鏡<sup>⑬</sup>。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sup>(五)⑭</sup>。鸚鵡饑亂鳴，嬌娃睡猶怒<sup>(六)⑮</sup>。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sup>⑯</sup>。鋪設繡紅茵<sup>(七)</sup>，施張鈿妝具<sup>⑰</sup>。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sup>⑱</sup>。不見花貌人<sup>(八)</sup>，空驚香若霧<sup>(九)⑲</sup>。回身夜合偏<sup>(一〇)</sup>，斂態晨霞聚<sup>(一一)⑳</sup>。睡臉桃破風，汗妝蓮委露<sup>㉑</sup>。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sup>(一二)㉒</sup>。紕軟鈿頭裙<sup>(一三)</sup>，玲瓏合歡褲<sup>㉓</sup>。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sup>㉔</sup>。最似紅牡丹<sup>(一四)</sup>，雨來春欲暮<sup>(一五)㉕</sup>。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sup>㉖</sup>。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sup>㉗</sup>。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sup>㉘</sup>。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sup>㉙</sup>。雜沓兩京春<sup>(一六)</sup>，喧闐衆禽護<sup>㉚</sup>。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sup>㉛</sup>。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sup>㉜</sup>。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sup>㉝</sup>。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sup>(一七)㉞</sup>。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sup>㉟</sup>。朝薜玉珮迎，高松女蘿附<sup>(一八)㊱</sup>。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sup>㊲</sup>。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sup>㊳</sup>。廣榭舞萋蕤，長筵賓雜厝<sup>㊴</sup>。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sup>㊵</sup>。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傅<sup>㊶</sup>。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sup>㊷</sup>。石壓破闌干，門摧舊樞柅<sup>㊸</sup>。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sup>㊹</sup>。棕緒竟何如？棼絲不成絢<sup>㊺</sup>。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sup>㊻</sup>。重壁盛姬臺，青冢明妃墓<sup>㊼</sup>。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sup>㊽</sup>。幸有古如今，何勞嫌比素<sup>㊾</sup>！况余當盛時，早歲諧如務<sup>㊿</sup>。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sup>①</sup>。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sup>②</sup>。寵榮非不早，遭迴亦云屢<sup>③</sup>。直氣在膏肓，氛氲日沈痼<sup>④</sup>。不言意不快，快意言多忤<sup>(一九)⑤</sup>。忤誠人所賊，性亦天之付<sup>⑥</sup>。乍可沈爲香，不能浮作瓠<sup>⑦</sup>。誠爲堅所守，未爲明所措<sup>⑧</sup>。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sup>⑨</sup>？美玉琢文珪，良金填武庫<sup>⑩</sup>。徒謂自堅貞，安知受礪鑄<sup>⑪</sup>！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sup>⑫</sup>。物外各迢

迢，誰能遠相銜<sup>⑤</sup>？時來既若飛，禍速當如驚<sup>⑥</sup>。曩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sup>⑦</sup>？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sup>⑧</sup>？江花縱可憐，奈非心所慕<sup>⑨</sup>。石竹逞妍黠，蔓青誇畝數<sup>(二〇)</sup><sup>⑩</sup>。一種薄地生，淺深何足妒<sup>⑪</sup>！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sup>⑫</sup>。瀉水置葉中，君看不相污<sup>⑬</sup>。

錄自馬本《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原題作《夢遊春詞三十六韻》，後面的三十四韻，據《全詩》卷四二二補足，並參照《才調集》卷五、《全唐詩錄》卷六六等校錄。

### [校記]

(一) 昔君夢遊春：楊本同，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集》、《侯鯖錄》作“昔歲夢遊春”，詩意相同，表達不一，不改。

(二) 清泠淺漫溪：楊本、《侯鯖錄》同，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集》作“清泠淺漫流”，詩意相同，表達不一，不改。

(三) 池光漾彩霞：楊本同，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集》、《侯鯖錄》作“池光漾霞影”，詩意相同，表達不一，不改。

(四) 格子碧油糊：楊本同，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集》、《侯鯖錄》作“隔子碧油糊”，兩字相通，不改。

(五) 影響人將寤：原本、楊本作“影嚮人將寤”，語義難通，據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改，《元稹集》、《編年箋注》失校。

(六) 嬌娃睡猶怒：楊本、叢刊本、《全詩》、《才調集》、《侯鯖錄》同，《全唐詩錄》作“嬌獍睡猶怒”，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以為當作“獍狂睡猶怒”，兩意均可說通，不改。

(七) 鋪設繡紅茵：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集》、《侯鯖錄》同，楊本作“鋪設是紅茵”，語義不佳，不改。

(八) 不見花貌人：楊本同，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才調

集》、《侯鯖錄》作“不辨花貌人”，語義相類，不改。

(九) 空驚香若霧：楊本、《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同，叢刊本、《才調集》作“空驚香若露”，語義不通，不從不改。

(一〇) 回身夜合偏：楊本同，叢刊本、《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作“身回夜合偏”，語義相同，不改。

(一一) 斂態晨霞聚：楊本同，叢刊本、《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作“態斂晨霞聚”，語義相同，不改。

(一二) 金蹙重臺履：原本作“金蹙重臺履”，楊本、《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同，《侯鯖錄》作“金蹙重臺履”，“履”為單層鞋，與“重臺”之意義不符，據《侯鯖錄》改。

(一三) 紕軟鈿頭裙：叢刊本、《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同，楊本作“批軟鈿頭裙”，不從不改。

(一四) 最似紅牡丹：原本作“最是紅牡丹”，楊本、《侯鯖錄》同，據《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改。

(一五) 雨來春欲暮：《才調集》同，楊本、叢刊本、《全詩》、《全唐詩錄》、《侯鯖錄》作“雨來春欲暮”，兩字相通，不改。

(一六) 雜洽兩京春：楊本同，叢刊本、《才調集》、《全詩》、《全唐詩錄》作“雜合兩京春”，語義相類，不改。《侯鯖錄》作“雜洽兩經春”，從時間看，也可，語義不同，不改。

(一七) 良時事婚娶：原本作“良時自婚娶”，楊本、《全唐詩錄》同，據《全詩》、《才調集》、《侯鯖錄》改。

(一八) 高松女蘿附：楊本、叢刊本、《才調集》、《全唐詩錄》同，《侯鯖錄》作“高松女蘿樹”，語義不同，不改。

(一九) 快意言多忤：叢刊本、《才調集》、《全詩》同，《全唐詩錄》作“快意多言忤”，語義相類，不改。

(二〇) 蔓菁誇畝數：叢刊本、《才調集》、《全唐詩錄》作“蔓菁誇畝數”，語義相類，不改。

## [箋注]

① 夢遊春七十韻：“昔君夢遊春”一百四十句，劉本《元氏長慶集》未見，但《才調集》卷五、馬本《元氏長慶集》補遺卷一、《全唐詩錄》卷六六、《全詩》卷四二二等採錄，故據補。 夢遊春詞七十韻：原本作《夢遊春詞三十六韻》，並在題下注云：“《樂天集》云七十韻，是，今盡缺其半矣！”白居易有和篇，酬和之篇是《和夢遊春詩一百韻（并序）》，序云：“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寤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真也。况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旨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叙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詩曰：“昔君夢遊春，夢游仙山曲。恍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門柳暗全低，檐櫻紅半熟。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卧不驚，青鳥飛相逐。漸聞玉佩響，始辨珠履躅。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霞光抱明月，蓮艷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氳蘭麝馥。風流薄梳洗，時世寬妝束。袖軟異文綾，裾輕單絲縠。裙腰銀綫壓，梳掌金筐蹙。帶纈紫蒲萄，褲花紅石竹。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鬢低片雲綠。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襪。秀色似堪飡，穠華如可掬。半卷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唇素指勻，粉汗紅綿撲。心驚睡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委獨栖禽，劍分連理木。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黷。京洛八九春，

未曾花裏宿。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不重聞，鳳兆徒滋筍。  
韋門女清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燈，金鞍攢繡轂。既傾南國貌，  
遂坦東床腹。劉阮心漸忘，潘揚意方睦。新修履信第，初食尚書祿。  
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秦家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饌饋獨盤，  
夜醪傾百斛。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醒，朝歡俄枕曲。  
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醕酌歌鷓鴣，顛狂舞鸚鵡。月流春夜短，  
日下秋天速。謝傅隙過駒，蕭娘風送燭。全凋薜花折，半死梧桐秃。  
暗鏡對孤鸞，哀弦留寡鵠。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燠。萬事此時休，  
百身何處贖？提携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櫪空無廐馬，水涸失池鷺。搖落廢井梧，荒涼故籬菊。莓苔上几閣，  
塵土生琴築（似箏，十三弦）。舞榭綴蠨蛸，歌梁聚蝙蝠。嫁分紅粉  
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彷徨，家人泣伊噢。心期正蕭索，宦序仍拘  
局。懷策入崑函，驅車辭邨廓。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詳筮仕  
著，磨拭穿楊鏃。始從讎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墀，再升紆繡  
服。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奏封章，清明操憲牘。鷹韞中病  
下，豸角當邪觸。紕謬盡東周，申冤動南蜀。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  
軸。不忍曲作鉤，乍能折爲玉？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  
非，何曾虞禍福！車摧太行路，劍落鄴城獄。襄漢問修途，荆蠻指殊  
俗。謫爲江府掾，遣事荊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視鞭撻。簿書常自  
領，繆囚每親鞠。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宅荒渚宮草，馬瘦畚田  
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  
垂，獸窮爪牙縮。行看須問白，誰勸杯中綠？時傷大野麟，命問長沙  
鵬。夏梅山雨漬，秋瘴海雲毒。巴水白茫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  
韻，是我心所蓄。既去誠莫追，將來幸前勸。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  
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將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艷色即空  
花，浮生乃焦穀。良姻在佳偶，頃刻爲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成黜  
辱。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長，歡榮刹那促。覺悟因傍

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暗蛾，陽焱奔痴鹿。貪爲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回死生輻。塵應甘露灑，垢待醜醜浴。障要智燈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劬。法句與心玉，期君日三復（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玉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拜請讀者對照閱讀，特別是“密勿奏封章……何曾虞禍福”十四句，讀者更應該關注。

② 遊春：遊覽春景。喬知之《定情篇》：“共君結新婚，歲寒心未卜。相與遊春園，各隨情所逐。”沈佺期《夜遊》：“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 夢遊：睡夢中遊歷。李白有《夢遊天姥吟留別》：“海客談瀛洲，烟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文瑩《玉壺清話》卷一：“李南陽至嘗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但元稹白居易所說的夢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睡夢中遊歷”，而是借“夢遊”之名，記述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抒寫自己的所寓所感。“夢遊”這種方式，在唐代詩人的寫作中常常可以見到：除李白有《夢遊天姥吟留別》外，如儲光羲《酬綦毋校書夢耶溪見贈之作》：“校文在仙掖，每有滄洲心。況以北窗下，夢遊清溪陰。春看湖水漫，夜入迴塘深。往往纜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飯，釣客蘆中吟。小隱何足貴？長年固可尋。還車首東道，惠言若黃金。以我采薇意，傳之天姥吟。”又如沈亞之《夢游秦宮》：“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似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泪臙脂。”再如貫休《夢遊仙四首》，其一：“夢到海中山，入箇白銀宅。逢見一道士，稱是李八伯。”其二：“三四仙女兒，身著瑟瑟衣。手把明月珠，打落金色梨。”其三：“車渠地無塵，行至瑤池濱。森森椿樹下，白龍來嗅人。”其四：“宮殿崢嶸籠紫氣，金渠玉砂五色水。守闔仙婢相倚睡，偷摘蟠桃幾倒地。”

③ 深洞：深邃的洞府。王維《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丘蘭若》：“迸水定侵香案濕，雨花應共石床平。深洞長松何所有？儼然天竺古先

生。”劉長卿《舊井》：“舊井依舊城，寒水深洞徹。下看百餘尺，一鏡光不滅。”平生：平素，往常。杜甫《夢李白》：“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元稹《酬樂天書懷見寄》：“懷我浩無極，江水秋正深。清見萬丈底，照我平生心。”

④ “清冷淺漫溪”十句：這是詩人對夢遊之所外部環境的具體描繪：有清冷的小溪，有華美的遊船，還有桃園，也有竹林，長廊小樓掩映其中，紅戶綠窗有開有閉。樓下花叢接連不斷，池裏鴛鴦成群捉對，環境優美而幽靜。清冷：清涼寒冷。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鴻燿煇以燦閭，颺蕭條而清冷。”白居易《新構亭臺示諸弟侄》：“蘆簾前後卷，竹簟當中施。清冷白石枕，疏涼黃葛衣。”淺漫溪：淺淺的流速很慢的溪流。元稹《緣路》：“總是玲瓏竹，兼藏淺漫溪。沙平深見底，石亂不成泥。”溪：山間小河溝。《左傳·隱公三年》：“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司馬相如《上林賦》：“振溪通谷，蹇產溝瀆。”畫舫：裝飾華美的遊船。劉希夷《江南曲八首》二：“畫舫烟中淺，青陽日際微。”白居易《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微之》：“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蘭篙：義同“蘭舟”，亦即木蘭舟，亦用為小舟的美稱。許渾《重遊練湖懷舊》：“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李清照《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⑤ 萬株桃：成片的桃林，萬株，極言其多。元稹《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夢四十韻大夫本題言贈於夢中詩賦以寄一二僚友故今所和者亦止述翰苑舊遊而已次本韻》：“祇園一林杏，仙洞萬株桃。”曾布《高陽臺詩》：“樓臺丹碧照天涯，江北江南未足誇。千里烟波方種樹，萬株桃李未開花。”盤旋：迂回而行。顧況《險竿歌》：“翻身挂影恣騰躡，反縮頭髻盤旋風。盤旋風撇飛鳥驚，猿繞樹枝頭裏頭。”王建《送于丹移家洺州》：“羸馬不知去，過門常盤旋。會當為爾鄰，有地容



一泉。”竹林路：出入於竹子叢生處的小路。陳與義《立春日雨》：“容易江邊欺客袂，分明沙際濕年華。竹林路隔生新水，古渡船空集亂鴉。”張羽《九曲山》：“竹林路陰陰，尋幽不覺深。不比羊腸阪，空傷行客心。”

⑥ 長廊：長的廊屋。張衡《西京賦》：“長廊廣廡，途閣雲蔓。”李涉《題開聖寺》：“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小樓：層次不多面積不大的樓房。錢起《夜泊鸚鵡洲》：“月照溪邊一罩蓬，夜聞清唱有微風。小樓深巷敲方響，水國人家在處同。”元稹《離思五首》二：“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門牖：門與窗戶。魯詹《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政和五年……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若門牖、廊廡，蓋將有待於來者焉！”葉適《林正仲墓誌銘》：“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回互：回環交錯。柳宗元《夢歸賦》：“紛若喜而怡儼兮，心回互以壅塞。”元稹《和李餘古題樂府九首·捉捕歌》：“網羅布參差，鷹犬走回互。盡力窮窟穴，無心自還顧。”

⑦ 花叢：叢集的群花。謝朓《和王主簿季哲怨情》：“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元稹《雜憶五首》三：“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鴛鴦：鴛鴦和鸞鷲。杜甫《暮春》：“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米芾《阮郎歸·海岱樓與客酌別作》：“雙雙鴛鴦戲蘋洲，幾行烟柳柔。”

⑧ 池光：池塘泛起的光彩。陳子昂《夏日遊暉上人房》：“對戶池光亂，交軒巖翠連。色空今已寂，乘月弄澄泉。”韓愈《盆池五首》五：“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彩霞：色彩絢麗的雲霞。常建《古意》：“井底玉冰洞地明，琥珀轆轤青絲索。仙人騎鳳披彩霞，挽上銀瓶照天閣。”溫庭筠《曉仙謠》：“碧簫曲盡彩霞動，下視九州皆悄然。”明煦：明亮和暖。丁春澤《日觀賦》：“生齊魯之間，過嶺逾明煦；及草茅之內，由是遠挂寥